

文 學 小 叢 刊

剛 楊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文學小叢刊第二集

我站在地球中央

楊剛

虫

見證 代序

見證 這本冊子裏的散行不是詩，

見證 牠不是哲學，

牠更不是散文。

牠沒有祖先，料牠更不會有後人，因為恰好牠是四不相。

我心昏亂，我屢次替牠判決了死刑的昏亂，總是回頭又掀起勢子來蒙蓋我。有時我知道這勢子的來源，不消說：工作是治萬病的仙丹，我得幹，幹，到處找事作，不許我的心我的手閑。容許生活的大建築留下一絲裂縫，讓空想的風鑽進去，那座建築

就應該趁早收場了，不如撤掉了重建。我的方媽媽不是給我們講過故事：紅花堤張老爺起屋，少替瓦匠師傅開了一桌酒，屋一起上去，就倒下來；起上去就倒下來，後來挖開牆根一看，牆底下給瓦匠師傅埋了一個「破」。

管生命的瓦匠師傅，你就給我安了這個致命的「破」。

我恨着這「破」，把空想看成仇人，時常在亂抓了一頓工作之後，還各處夾起一本書，別人總是誇講，說「多用功」，殊不知這本書夾來夾去，也許在我胳膊底下，下過兩個月。

那些磨損我們的空想，我極少去理會牠們。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好處。欲念有一千重，情性有一萬種，某一念頭剛作上了半路，別一念頭又跟着起來，兩者相消，剛好回到了一個死的均衡。辯證法對於這理解得最貼切。矛盾是發展的，若新舊相持，進退不得，結果就是羅馬帝國的下場。這真理可用於萬物，也可用於生命，可遠包遼古，

自然也能夠概含未來，就在小小個人的心理生活上，行爲上，全說得通，并且不帶勉強。

「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是兵法家的孫子說的一句機械話，又被韓信拿去運用成了功。話雖說來機械，牠本身却含了辯證的真理。死的是舊，生的是新；舊者愈臨死地，新者愈得怒生；或者本因新者要生，所以弄得舊的不得不死。并且那個新的越臨到死境，越勇猛，越用着朝發的鮮話來強幹，牠知道要死的不是牠，在那要死者下坎坑時，有一點無際的光輝來歡迎牠這個新生者。而那個舊的呢，也不是傻子，或者說，也不是懦夫。第一，牠知道新的是在牠自己的骨縫輕爬，要裂出牠的骨子來話出自己的生命；第二，假定牠把不住自己，一定是要死的一個（在最後一息沒斷時，病着末期肺病的人也云以爲自己會死的），牠就有力量堅持着，無論如何不肯退兵。

然而生命這東西却是極奇怪。牠一面大公無私，一面又專打落水狗，日月所照，

霜露所被，那兒不是生命？又那兒不是歡欣？只是你要一由生命陣上落下來，或者作完了你能夠作的職務，不肯退，還站住那新的位子不讓，生命自己的力量就不再來支持你，反而要送你下台。葉子肯由滋潤的樹上掉下來嗎？却是生命不僅讓牠自己落，而且還在旁邊助牠一陣秋風。等到牠下了地以後，又叫牠去腐去爛，不給牠一點希望。總之，牠非得把那舊的掃乾去淨不可。這是生命本身的自私，是宇宙發展的自私。誰有權問宇宙爲什麼要存在，地球爲什麼有生命？問出來了又有什麼行爲可加於宇宙？大鈞百轉，宇宙不息，只要牠一停息，一站定，宇宙萬物怕就要失所而墜入毀滅的永恆吧。誰知牠爲了什麼不肯停下來，入毀滅的永恆裏去休息？用人的言語講，這就是物質的頑梗，生命的自私。

地球，一般的被認爲是人類的母親了，可是在牠上面生了的，不只人類，所有我們這點摸摸索索得來的知識，連悲多汶的大樂所探出來的東西在內，都不足以包括地球上生命之宏厚。人類用幾個簡單字眼分割了這生命大羣的種類，就以爲自

已叩啓了自然。實實在在，你順手抓一把空氣來，焉知其中能有多少億萬的生物！在地球上，許多生物被殺害，許多生物被長育；地球牠養出了生物，牠又把生物掩埋消滅牠的踪跡，把牠們鎔成土汁化成泥以肥養牠自己，使牠自己的養力更雄更博厚。這兒是强悍的自私也是寬縱的捨棄。自私，絲絲縷縷爲了生命的自私；捨棄，成蠶成批爲了生命的捨棄。貼進地球永不會有單純的腐爛和死亡，泥土滿有青竹的氣味。我們關於生命的知識還只能數到地球，然而地球已經應該受祝福了，我們難道不可以沾牠的光。

許多創作大匠的肖像，我最喜歡悲多汶（對於這位音樂王國的創立者，我沒有說得上半毫半忽的了解，簡直是門外到提他的名字都增加自己的羞愧。）前年冬天由一位朋友那裏，看見了他的一張卡片像，便放出班門手段——率直——跟他要了來。打那以後，這張像就跟着我各處走，我在那兒停下，牠就掛在我的面前。這不是一張人的像，這是生命之憤怒的人格化。牠有着生命的堅實，驚忍，牠是滿臉濃

烟，憤怒的如在濃鬱的烟底下迴旋盤繞，不能散。創作更新的慾望和意志扭成股子勒緊了他的臉，牠們燒黑了他的眼睛。而他三十歲時既失了戀人，又同時聾了耳朵——一個在音樂裏聽宇宙生命之存在的人，把耳朵聾掉了！

我又喜歡聽大風大雨大雷的鳴吼，喜歡迎着對面風走去；黑雲倒壓在海上，海呼呼哨哨的撲打沙岸時，我變得兒氣了，會想到去和海噴雲吞霧的大嘴鬥頑笑，用赤腳去試試他的勁。我沒有意思用這些言語滿足自己，反之，這種說法正露盡了一個人的毛病。只是生命的大力就這麼排山倒海，牠逼得你不能不爲他全神貫注，感覺到那種通入宇宙的力也連在自己心上。生在天上，生在地球，生也在人間。誰無視了生，誰就滅亡；誰排斥了生，無論排斥他自己或是他人生，他就沒有力量逃避死。

侵略，把我們百年來的歷史靜靜一算，中國人就沒有一個不會憤怒吧？真傳的憤怒。不足奇怪？難道我們是地球抱來的兒子，爲什麼要受這些

可恥可恨的凌虐？我們是牠的大兒子，從人類最早起就下田上山，鑽林子落海，打下了人間家業的基樁。我們在地球上，無論由那方面來講，都有個長子的身分；雖以這付身份，却從不會妨碍或排斥他人的生。可是如今，我們居然就類似了一個抱的兒子，一個不該有家可歸的游魂。從夢昧裏，在白日的沉夢裏，我似乎常常看見了一個游魂，牠到處飄蕩，牠又無路可走。牠熱熱的向着週圍，週圍却閉住眼不理牠，只是拚命的向牠擠，紮得鐵緊，鑽也不讓牠鑽出去。於是一圈牆彷彿就高高的築起來了。

我想來這個魂是有了毛病的。爲什麼牠會被人關起來，擠得這樣緊？牠一樣在人間有了牠的位置，佔了一大片地方；執着生，就永不會有死。爲什麼牠會這樣飄蕩？除了是牠自己對生持着了死魚色的無視以外，還有別的理由可講嗎？

中國人外國人都誇講這個民族愛和平。「和平，和平，」一隻好漂亮的鴿子呵！鴿子也只有在這晴風朗日時於浩曠的天空裏撲幾下翅膀，丟一兩個圈子就罷了。天地倘有一點不然，鴿子就得躲進別人替牠打成的籠子裏去。人間會想出這樣的古怪

和平，又會發明用鴿子來，做牠的代表，實在是人類惡性幽默的頂點。想不到我們這堆中國人，竟算做了鴿子的祖先！中國人在完全不明白自己的時候，就被古聖先賢和東西大好老們給我們帶上了鴿子的鳳頭，好不光榮。只是我們那滿山遍野的啞吧斑虎，平空給硬裝進鴿籠裏去，咕呀咕的，暴氣在嗓子裏打轉轉，是多麼受罪！平日一句話不合式，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乾脆，好像不能有了一堆石頭，丟錯了疆界，便明火執仗來一場大械鬥，打倒了死屍也不見官，這橫幹氣概也硬給撲殺了；還有中國小孩子們有名的石頭仗，全都被人忘記得乾乾淨淨。世界上的人都望着中國大人老爺們，腆出肚子的峨冠博帶，而高聲讚頌：和平呀，和平中國鴿子！

只一層，你別忙，你先聽聽他們頌歌裏的冷流的惡笑。

事情還是有奇而不奇的地方。恰恰就在這所鴿子老巢裏，長着了老虎，照外國人的說法是獅子。誰能真相信鴿子籠把斑虎關得住呢？於鴿子的弱病中，虎心的剛

猛是經常在兇蠻的上長，正如地球以其寬洪的捨棄長發生命頑梗的自私一樣，也正是辯證大法雄辯而強橫的昭示了牠的真理。這四面遭逼的游蕩靈魂倒底以五千年蓄下來的猛力暴吼了，這不是僅僅幾萬萬中國人的吼叫，這是生命，這是地球自己的命令，對於無視生命，排斥生命者所下毀滅的敕告！就爲了歌頌這敕告，我寫過了「紅色的熱情，」「沸騰的夢，」「北風，」「星，」等等也寫了「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關於這些篇幅，我在今天也和初寫成的時候一樣，沒有叫牠詩，也沒有叫牠是什麼。我這人十分空想，也十分貼實，矛盾到極點；對於提鍊兩個字，犯了習慣的不耐煩，因此素來避免保存詩思，寫詩這些字。對於構成一篇完美詩作的前提：意境的溶會，不消說，我的匆慌燥急和牠就格格不相投，而在音節詞語的交流上，我又嫌其瑣碎。對於我所要傳達解釋的東西，我不能使用精細，空靈和含蓄。我所要作的就是一

隻號筒，一隻掛着紅綢子對着太陽高唱的號筒。我只望我能夠吹出宇宙的心音，我只望這號筒口上發出來的粗號，能引得地心的精靈點首。別人以生命的動作，原野村莊的演出鋪陳他們的錦豔，我則只要吹號，吹出生命遍在的祕密。

但是等到人家問我，「你這首詩寫的是什麼」我却啞着嘴，臉紅了半天。最後爲了敷衍面子，我就順勢一笑，說：「算是一種政治的諷刺。」其實，我在撒謊，根本就不知道該算什麼。是政治呢？是理想呢？諷刺還是咒罵，實在說不上來，而且我就不配談諷刺。心是熱的，嘴是熱的，衝口就怒罵，否則只會哼唧呵呵，再不就合上了嘴，這樣人寫諷刺不比女兵身上貼奶字號的封條還不像樣麼？

所以，結果沒結果。

我站在地球中央

我站在地球中央！

右手撫抱喜馬拉亞，

左手攬住了長白，興安嶺；

四萬萬八千萬縷活跳的血脈環繞我全身。
無盡的，汪洋的生命，

太平洋永生不斷的波紋——

長在我的懷裏，泛濫在我胸前！

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在我頭上高飄起一柄旗子，

風在那裏歇腳，

雨在那裏藏息，

太陽在旗子鮮明的紅光上，

射上她的金箭，

白箭，

鮮着天上耀人眼睛的晶白箭羽，

那是生命的箭簇，

鑲在我的心底！

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有時候寬袍大袖，

有時候奇裝異服；

我愛和小孩子打架，

又愛和老人家聊個晌午，

還有在春天裏，

沿那小魚兒打着旋渦的小溪邊上，

我愛坐在綠草灘上，

看魚兒們咬我的釣竹。

我活了有個四五千歲，

原不算老，

可也不算小；

我想我是活着，

因爲在我那睡裏夢裏，

常聽到宇宙的家常敍話，

常有自然的風雨敲着我的窗，

舐着我的紙，

叮嚀我怎樣想，怎樣活。

早上，我和朝陽携手同爬上東山，

喜愛那湧泉的紅光，滾滾不盡，灌滿人間和大地，

夜裏，我又和羣星歡跳破黑暗，

我艷慕宇宙心花的繁星，生生不息，照澈了現今和未來；

我握緊了長虹的尾巴，

守着牠在我心頭鋪開日月，

我又抱住了大山的峯頭，

聽見牠在地心裏震震長嘯；

彷彿綠葉對我招手，

叫我聽牠血管裏面，

鮮綠的血液在汨汨流；

彷彿小河在輕輕說，

「明白你自己，

也要明白我！」

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有一天，

忽然，

我發現了一宗奇跡：

從何時，何地，

湧出了這麼多奇怪的小門？

小門結成了一圈，

圍在我的週邊，

個個都射出惡狠狠的光焰，

射向我！

焰子裏有冷森森眼睛的箭，

嘴唇上的箭！

牠們爲什麼要怪我呢？

或是對我有所妒忌？

哦，在牠們的門環上，

牠們指着，

門環上有字，

這第一個，

哦，原來是「自私。」

一，二，三，四，

七，八，九，十，

這十所門上，

每個都有牠自己的名字。

牠們團團的圍住我，堵住我，

道鐵鐵緊緊的一道圍牆，

不只是封閉了我的去路，

又遮斷了我眼界中浩偉的景物，

我聞得小門兒的背後，

有生人在油鍋裏煎煮的焦臭！

「喂，喂，自私先生，請開門！」

「無故打攪的是誰呀，你？」

「我，我是華族五千年的靈魂！」

「哈哈！哈哈！」糟裏面在冷笑。

這笑聲像把刀子，

又像算籬上的鐵籤，

牠刺得我周身發震，

看，那門洞裏，是黑瘦枯乾的一長條！

他不像屬於這世界上，他太老，

儘管，

峯聳在他頭上，禮帽是又亮又高；

他的領子雪白冰硬，

燕尾服，尾巴齊整的搖。

他是老，他可不服老，

一隻手搖起了鐵算盤，

那一隻抓緊了記賬的白皮書，

他犧牲一切，永不留難，

只是，除了他自己。

這不用問，

只消看他的下巴那份長，

鼻子尖上又掛了小帶鉤；

他的眼光黯到發黑，

像死水一樣的灌着我，
由頭流到腳。

「啊，自私先生！

請你，請你挪開你這一堵門。

這不爲了我，是爲你自己：

看，自私的冷血蟲穿透了你的

心，
銖末的計算蝕枯了你的性靈，

你渾身是憔悴，滿嘴是枯焦，

生命的蜜汁把你忘記了；

賬簿重重疊疊壓碎了你，

牠爲你生產腐爛和膿臭。

我來，我帶給你地球的氣息。

地球有了一切，牠也捨棄了一切，

捨棄一切於生命！

令生命擁有地球，

這是人類活着的消息。

我有廣土，我有宮室，

我站在地球的中心，

我將我的手，我的十個指頭，伸張，

向着地球和宇宙，四方八面；

走來的都是兄弟，向我的都是地球的紅血球！

生命在我，在你，在他，

在全靈魂中間飄流，

我與你原爲一體。

挪開了你這一扇門吧，

也撤開你逼人的圍牆，

你用不着鼻上那個小尖鉤，

自私的鉤子是帶了三尺白帽的無常！

「什麼話！我不懂。」

吧的，他就把門關上。

他在裏面高聲嚷呢：

「生命，生命，

多少廢話，廢話！

我有一千二百萬本賬簿，

沒有一個數字能馬虎；

我有蓋滿地球的殖民地，

每塊地都揣在我懷裏；

你說什麼地爲一家，人爲一起，

你想的是轟散我的殖民地，

扯碎我的賬簿？

要知道，有我的利益，

我寧願磕頭碰地，

沒我的利益，

我把犧牲到底！

我有我的金庫銀庫殖民部，

管了你什麼中華民族？

我就知我是你的債主，

你是我的債奴！

大火燒盡了王家莊，

不燒到我眉頭來，我還要添他一把柴。

是好的都拿來，

空廢話收上去，

現實主義爲的原是我，

不是爲了你！

第二扇門，那門上的兩個字——

是炸彈和血的嵌飾——殘暴！

「喂，殘暴先生，請開門，」

「什麼？你是誰」

「我，我是華族五千年的靈魂！」

我的聲音還未定，

那扇門噹唧開了，由那裏，

搶出來一位，紅肩章，短腿，

是獸臉的將軍！

他的鬚子翹起很高，

那身材可實在是藐小；

儼然，他想撲在我的身上，

又出肥爪要攪我的咽喉，

只是可憐他的藐小啊，

他還到不了我的肩頭！

他拳足，牙齒，腦袋，

一齊騷動，

向我到處進攻。

我捉住了他的拳腳，

又抵住了那亂撞的腦袋，

我說：

「殘暴呀，你該把你這扇步步逼緊的門兒擲開！'

你有炸彈，炸彈填不起你的偉大，

你有牙齒，牙齒咬不斷人類的咽喉；

你睜開你那血腥的眼，看！

這由東至西，

從南到北，

頭枕上崑崙山頂，

腳垂下太平洋海濱，

黑震震的人羣！

這生命的大羣！

你看他們銳如鋒刃的牙齒

像瀾天的白雪；

你看他們堅如鐵鏈的拳頭，

高舉如遍山的劍林！

他們圓睜起如熊熊的眼，

在等候着誰？你想？

我命你——！

撤掉你逼人的圍牆，

毀去你的門，

也鑿掉你的殘暴！

歸來吧——

歸來在地球的懷裏，

因為牠愛着生命。

我已經活了五千年，

又預備了另一個五千年和你週旋！

想着生，向地球發出音信，

追求死，毀滅會由你指縫裏。

爆發於你的頂門！

他突然揚出了他的指揮刀：

「馬鹿，馬鹿，

放屁！放屁！

什麼五千年？

什麼生命！

我脆弱的心臟，

要煤與鐵來補養，

我藐小的身軀，

渴望那廣大的土地，

我的錢袋是一天天的消瘦，

紅字債塞滿了財政家的顛頭。

地主和銀行家全鎖上了他們的庫房，

他們叫我快快出來打槍。

我要着刀兒在這地球上，

血冲了我的眼，

毒漫了我的胸膛！

我嗜愛毀滅，

戀着佔領，

像失掉了愛人的空虛心房！

我沒有生命，

如果大砲不在耳底高鳴！

沒有血球，

若不見炸彈在脚底狂吼！

我喜愛刺刀和槍砲，

我還有硫黃微菌芥氣和焰硝，

我從嬰兒一直砍到孤老，
從孤老又剝回小孩提，
這是我的征服主義！」

這第三座門前

是「貪虐」兩個字，

貪虐，從貪虐我能得到什麼呢？
聽，裏面是豺狼相似的嚎聲。

「喂，喂，我是華族五千年的靈魂。」

我面前這個人，

圓頭肥臉，又黑又大，
他裝出我農人的樣子，

他的陰惡在那濃黑眉毛裏，
佈出了豺狼的面目。

一貪虐，貪虐，

請聽我說：

撤去你的門，

毀了你的牆，

你會搶，你會殺，

門和牆到底保不了你的賊賊。

黑臉的非洲人，有一天，

他們會含血噴在你的牆上，

你的臉上，別看那是一張肥臉，

治不了你靈魂的窘蹙。

我是地球的兒子。

我帶給你牠的信息。

牠不愛門，不愛牆，

牠是一個整體，

大家都是牠的兒女。

一個兒女牠有一份心，

一個兒女牠有一份糧，

你不少，人不多，

你不該要肥，人也不要瘦。」

肥頭在那裏發惡了，

他說他惡心，要吐，

他非得勒緊他人的肚皮，

擴大自己的頭顱。

「爲什麼別人有我沒有？

爲什麼張三比我胖，

李四比我壯？

我眼紅着地中海上的燦花花，

遙望着大非洲上的白茫茫，

我可是不能到手，

不能到手啊，

我就得帶着寶劍去四方搶。

勒緊了我手下人的腰帶，

我趕着他們去巡哨打探，

我從東非擄到北非洲，

從黑海直搶到了大西洋，

我要肥，我要胖，

這是我的法西斯主張！」

我又走到第四扇門前，

我面前立的是強橫，

他知道我，

他說我是華族五千年的靈魂。

他帶着那鼻下的一撮小鬍子，

向我笑，手裏却抓着拳頭，

像是在打量——

能不能給我來一手。

他把頭伸在我面前，

眼釘住了我的眼，

做出不講理的催眠樣式。

我稍稍退了一步，

那催眠的眼光，

那殭屍伯爵 Dracula 的眼光，

想到了要劫掠我？

「強橫先生，撤去你欺人的眼光，
毀掉你的牆，你的門，

請回轉你的眼吧，

去看看你身後那絞架上的人羣！

你看他長長伸出的慘白舌尖，

那渴求着滴水滋潤，

請看那只剩了一個大腦袋的嬰兒，

他的身體都被你吸去了，

還留下一條精細無力的脖子，

在那裏幌幌悠悠，

你看你那酒吧間的女孩子們，

塗着血紅的枯焦的嘴唇，

軟下悲苦的嗓音，

向異鄉客人們乞命，

只求能把她們帶向國外，

逃出你可怕的本土，

強橫的梭逼；

他們不要飢餓，

不要擴張，

不要千千萬萬的工廠，工人，

只造着刺刀，炸彈和槍砲

不造圖書館，衣服和食糧。

他們不要朝朝暮暮坐在戰爭的煙火上，

不喜歡時時的恐怖驚惶。

你給了自己一切的光榮與權威，

給別人却是全份的威脅，飢寒和焦慮。

你違背了地球的信條，

走出了生命的軌道。

強橫，強橫，

撤去你的門，

生命在你的門下哭泣了，

地球在滴着滾盪的淚珠，

不要想你可以毀滅生命，

永生的生命有萬年儲蓄

好消耗，你瘋狂的強橫！」

強橫的鬍子橫豎，

把門噹的一聲，

關上還加了一道鐵柵！

「滾你的吧，你寬袍大袖的華族靈魂，

將你的無能，

用漂亮話打扮，

想你可以仗了嘴，

保持你在地球的中間？

我喜愛饑餓；

半饑半飽的人民，

是我最馴順的犬奴；

我喜愛戰爭，

我愛聞烟火，

烟火裏焦焦臭臭的碎骨零屍不是我，

我踏過這山嶽般的碎屍堆

好立在人間的峯頭！

我是英雄，

我是救主，

我是地祖，

我是人王，

我強橫要越過世界

踐踏生命

衆人的死亡，崩頽，

才是一人的大利！

這是我的國社主義！

唉，唉，這一排無情的門，

這一排無生命的門，

牠們中了什麼迷了？

這是第五扇門，

牠會有什麼對我講呢？

牠是懦弱，

牠能對生命有什麼威脅呢？

「喂，喂，請開開門吧。」

「誰呀，這裏恐怕不能招待呀。」

「我是華族五千年的靈魂，

我不要你的招待，

只願有你的好心。」

這門兒裏，鞠腰，

是一個舞客模樣的漂亮人，

重重的黑髮覆在他又白又紅的臉上，

黑色眉，和濃睫毛的眼圈，

他的嘴唇掛着一彎兒笑，哈哈腰，

說：「有什麼給您効勞？」

「啊，熱情的懦弱先生，

謝謝您，感激您，

像您這樣，您該能叫生命脫出這寒冰氣息。

爲什麼地球上該有這些門？

爲什麼要這厚重圍牆，

逼緊人生的前路？

我是地球的兒子，
明白地球的心意：
牠沒有紛爭，
沒有畏懼，
牠供養牠兒女的一切，
要他們生，要他們喜，
地心湧出了一切生命的資源，
他養活你們也養活了我，
你不用怕，
我也不用防，
我將地球浩大的無畏，
由我狂猛的老北風帶給你，

請你開開這扇門，

撤去這堵牆，

張開你的胸懷，

站在地球的使者，

剛勁的老北風頭裏。」

「哎，先生，」

他搖着手，低頭做了一個苦臉，

「我很願意開開這扇門，

打掉這堵牆，

我怕他們把我拘得慌，

我是和一隻羊兒相像，

關在這個欄裏。

可是我能夠打開牠嗎？

我能夠單獨的打開牠嗎？

能夠說把這分割世界的東西，

叫我打碎？

不，不，我不能！

這倡導的有那自私，有貪虐，

還有毀滅的殘暴，

我的左隣是虛偽，

右隣又是強橫。

分贓打搶，檢小的欺，

只能夠順着利害人走呀，

這年頭，誰也作不了主。

地球的藩籬不是我造的，

有那頭比我大，

肩膀又比我硬的人呢，

我那裏負得了責任？

我的金庫又不壯，

炮火又不旺，

誰我也制服不了哇。

殺人放火，

你搶我奪，

這個世界呵，

我只有暫且順着過，

究竟於我也還無害呢，

跟着利害人走，

就吃虧也吃不了多，

實在過不去了，

只好再說。」

我看出他那半苦半笑，

在別人袖子底下做人的苦惱。

雖知眼前就是虛偽，

我仍然走去扣那第六扇門，

「喂，喂，請開門呀，開門。」

「誰呀，有什麼貴幹呀？」

「來拜訪您，虛僞先生，

我是華族五千年的靈魂。」

「哦，哦，」很快，

門就開了，同時，

「您有什麼買賣照顧？」

我主人是一身刀切筆挺的西服，

肚子大如山，

鬚根青立立，

禿頂上，光盪盪，

眼睛是眯細到沒有絲隙。

我不懂該怎樣和他說話了，

見了他，我心裏只是盤算，

心意似可以對他一口瀉盡，
但是，又像有山嶂隔在中間，
連開口也是枉然。

我的樣子該有多麼蹉蹉！

「哦，你有什麼要我幫忙？

我能替你作什麼？

送上幾担麥子棉花？

或者若干萬元的老玉米？

再不，就子彈，大砲，鋼條和飛機？

您知道我們這裏有的是，

我極願意爲您救急。

把您的金子銀子儘管送來，

我有着那殺人生人的東西送您。——

主人的言語使我胆大，

我是地球的兒子，

我有土那麼多質誠爽直。

我拉着虛僞的手，

搖，搖，搖，愉快的搖，

我說：「正是有話對您，

我不解爲什麼築起這多怪異的門，

爲什麼打成這樣堅牢的圍牆。

殘暴跳撲在我的身上，

自私在暗裏搗我以鳥槍，
強橫，貪虐，懦弱，

全在那門兒背後，
使心用力量。

這些人都有些狂了，
地球完全變了樣，

地球母親在流淚了，

被她的兒子們撕裂得七零八碎，
生命被拋棄了，

不要活，不要幸福，
不要快樂；

大家磨穿了心眼，

奔斷了手脚，

舉着金的，銀的，紙的，銅的，鐵的，
爭着殺人，放火，磨死女人，斬碎嬰兒，

爭着刀槍棍棒往地心裏擠，
擠碰在一起，

努力來一陣血焰瀾天的大活祭！

虛偽先生，我正是有話向你。

請你開個頭吧，

撤開這扇門，

毀了這堵牆，

地球不能容忍牠了，

地球要的是生命，生命！

人人都能活，
人人都歡喜，
工作，快樂，生命，
地球要人類溶合在一起！

虛偽先生揚着臉兒笑了，
他摸着青癰癰的下巴，說：

「是呀，您的話有理，

只是——我犯不着打那個急先鋒，
大活祭原不會燒到我的頭上，
我極同情您，

我可是不能爲你幫忙。

人各有事，在這時我的本分是出賣槍砲和明鋼，

無故捲下旋渦，——

您想我該那麼傻吧？

別人在分門別戶製造死亡和殘廢，

那正是我的一筆好買賣，

我本心是很想幫忙您，

只是我顧着將本求利。」

說完他是暢心的笑了，

但又不好意思，

拉着我的手，十分說：

「我同情您，相信我，

我真同情您！」

我站在地球的中心

舉目四望，

一堵堵的門，

一座座的圍牆，

圍封得鐵緊，

是紋風不透的一座黑壓坟墓；

從那裏，冷默森森，

只有生人在油鍋裏受煎炒的氣息！

天啊，天，

爲什麼有生人在宇宙上？

母親啊，母親，

爲什麼你一胎養出這樣奇怪的兒女？

仁愛呢？仁愛！

仁愛怎麼不來解救，

這腥膻的虐毒死寂？

啊，那第七扇的門兒開了，

那裏出來了一位黑衣長者，

他的步子多麼輕，多麼安祥！

他垂頭掃地的黑紗，

幾乎是紋風不動。

他走來了，

向我緩緩的移過來了，

他伸出瘦削的白手向着我，

他的胸前是受了傷的——

「仁愛！」

他按手在我的頭上，

我屈膝跪下了，

吻着他垂下來的帶子，

那帶上還垂下了一個小十字。

他發聲了，

他的聲音似幽墓前的鬼哭：

「我的兒，我在地球中心的嬰兒，
不要呼喊仁愛，

不要求助於這無手無腳的老人。

我不能爲你挪開門

我也不能爲你搗碎圍牆

仁愛的門，仁愛的圍牆

已經給自私，強橫，懦弱，虛偽，貪虐，殘暴，

用鐵鍊連鎖上了，

牠和牠們已連成了一片！

我不能讓你走進仁愛，

殘暴正願意你落在仁愛的襁褓裏，

給他當了活埋。

這世界上不再有仁愛了！

地球已經遺失了牠的仁愛，

而我不過是仁愛的屍身！

你若是不信，

我可以引你別處去看，

我可以叫來正義，理想和自由，

牠們和我受的是同一的罪苦，

我們與生命同在鎖鏈錘拷底下，

我們受的是同樣拘囚。」

「正義呀，正義！

尊貴嚴正的正義，」

看見那位頂着嚴冠，

穿着法衣，

秉着尺度，

莊步走來的老人，

我伸出了求助的手，

「對於這可怕地碎裂了的人間，

你有沒有什麼力量呢？

對於黑心腸的自私，

說一句話吧，正義！

你看自私的算珠賬簿，

你看殘暴的炸彈槍刺，

你看懦弱的瑟縮無恥，

你看虛偽的冷心熱面，

大家拚命生產痛苦和死亡，

正義呀，世上有欺騙就不會有正義，
有壓榨，有死亡，

就不會剩下了你。

你容許毀逼生命的圍牆存在，

你容許圍牆追壓我，

生命最後的中柱，

不想想，生命毀滅了，

那裏還有正義呢？

生命，啊，生命！

正義的生命掌握在強橫的手裏，
叫我那裏去聞到生命的氣息？

我的孩子，

我的生命的追覓者，

正義現在是一個無助的老人，

沒有了守衛正義的勇士！

我的門，我的牆，

只看貪虐，強橫，殘暴，自私，

是他們給我打築起來了，

是他們把我囚在裏面；

他們用得着我，

就撤開我的門，

令我來到世上，

不用我，就把我的門，我的牆，

用銅汁灌澆，鑄牢；

我成天枯坐在一條冷板凳上，

擊着我的尺，

我敲不下去，

沒有任何毀滅的罪惡——

肯受我的裁制；

我若是鬚子一翹，

眼睛一動，

表示些兒憤怒，

自私立刻就對我翻白眼，

罵我不識時務，

我稍稍伸伸頸子，

吐吐氣，

強橫就把重砲口對準了我，

——叫我快快安息。

他們叫我不要不知趣，

毀掉我，再造一個正義，

於他們有何絲毫出奇？

唉，毀掉了正義吧，

滅除了我吧，

我不願被掛在大強盜的嘴上，

常常替他們幫腔，

失了保衛的正義，

失了統治力的正義，

在地球上，原不過是一種——恥辱！

我憤激的眼淚還沒擦乾，

一抬頭，眼前又是一位苦主，

一位粉色的，只是——

項下掛着鎖鍊的女郎，

見着她月彎的眉，

看到她的枯瘦，

我知道了，她是理想。

我拱着雙手——

遠遠站在她的面前，

「女神啊，理想，生命的泉源！

你有什麼話說呢，

你有什麼痛苦請瀉出來吧，

請像那在亂巖巉壁中掙命的泉水
痛瀉出來吧，

生命的中柱——

華族五千年不死的靈魂聽着你，
理想，因為你永遠是他的歸宿。」

女郎伸出了，柔和的手指，——

可是他的手繞在鐵鍊裏面，

再伸也伸不出，——

「生命的兒郎，啊！——

永不要再說我是你的歸宿，

我不須和你說什麼，

也沒有什麼可訴。

看，我這項下的鍊子，

看，我這手上的傷痕——

（那是鍊子勒破了的血槽）——

我還要用嘴來表明一切麼？

仁愛和正義不已經訴出了一切？

看我的枯瘦，憔悴，

看我這失了營養的面孔。

我不再能高飄在阿波羅神宮的尖頂，

我不再能仰臥上白玉的天壇。

我久已竄在荊棘叢裏，
掛滿了周身的血傷，
我從荊棘叢奔向石巖，
從石巖又躍過險灘急湍，
衝過奔流，
跳過削壁，
我又磨透了千里無人的沙窩，
我不願意死，
更不願被囚，
但是，我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沒有護衛的勇士，
沒有養我的食糧，

這個世界在爲了欺騙屠殺掠奪而瘋狂，
理想鑽出了金圓只逢着金鎊，

鑽出金鎊又碰着刀槍，

炸彈，火焰，人的血肉，

狡詐，搜刮，殘虐，磨難，

一堆堆的破屍爛體，

一縷縷的貪心狠毒，

連空氣都腐爛透了，

那裏容得來——

我空洞柔弱的理想？

——現在你看見了，

我爲我不死的爭鬥受了拘囚，

受了飢餓，

他們想，最好是餓死了我。

我，我却笑着他們的無謀，

我不能爲你開門，

自然，你知我不能夠，

可是我也不會死，

我有的是火焰紅光，

囚在這裏，我的紅光——

會有一天在全世界上燒透。」

別過了理想的紅影，

我走到了最後一座門前，

那裏也早有一位女郎等着我，

她是雪白如霜，

背上還有兩隻翅膀，

只是已經不再能飛了，

白翅膀上纏繞了黑紗。

她的頸上還有一架重軛，

牛頭上常常所看見的。

她站在門口招手叫我，

她說：「奇怪麼？孩子，

可奇怪我是自由？

可有自由細上黑紗？

帶上重軛？

像我這個模樣？

其實，不要亂想。

不能帶軛的自由，

永遠不是自由！

不要見了我覺得喪膽，

不要想，自由已經完全絕望。

自由沒有了牠的勇士，

自由沒有了牠的衛星，

她只好掉在強橫，殘暴，自私，懦弱的重軛底下，

但是自由永遠有力量，

永遠受得了細縛，負得了大軛！

失了自由的世界辛苦了，

人類在冰硬，死寂，威脅苦難中，
生命失掉了牠的翅膀，
而落下了泥湯！

但是自由還沒有死，
只要她發現了她的勇士，

生命的戰鬥者，

馬上她就會插上寶劍帶上刀，
走向生命的戰場！

自然，

我不能替你毀掉這扇門，這片牆，
牠們都連鎖在自私的腳跟上，
這要你，生命的鬥者——

自己前去破開。

起來吧，勇士，鬥者，生命最後的堡壘，

地球在你的腳下，

虹霓在你的高空，

大山在你手下咆哮，

洋海在你腋邊狂吼，

牠們都是生命的大智大聖者，

這都是生命的啓迪之神！

不要眼睜睜着這些門，這些牆，

你身後，你眼前，你週圍，你上下，

你看這漫漫蒼蒼，壓壓擠擠浩偉的人羣，

這層層湧湧的人頭，

多於海上的浪峯；

這澎湃澎湃人羣的巨塊，

雄於喜馬拉雅盤旋的山嶺！

你看他們要山，要海，要火，要雲，要創造，要宇宙的大自由！

領着這一切衝上前去吧，

誰站在生命的旗子底下，

誰就是大自然大宇宙的寵兒！」

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豎起了戰鬥的大纛！

我的旗子有鮮明的紅光，

有青天的榮耀！

有白羽金箭的美，

我的旗子出自地球孕育永恆的娘胎，

牠流着生命的血液，

那是五千年不死的血，

爲了這一柄血的旗幟，我預備另一個五千年！

我將一千年對抗殘暴，

一千年對着貪虐和強橫，

再一千年我要征服懦弱和虛僞，

還有二千年我將看自私的死活！

請不要笑！這不可笑，

也不是笑的時候！

我中華才是個奇怪的種族！

說我死，我在生，

疑我老了，我方剛年少；

我方正，我又機敏，

我狡詐，我可是殺生取義，守死成仁！

你笑我嘻嘻哈哈，一盤散沙，

我有我中華心肝，

千年養不熟，萬年捶不爛！

空間是我，

時間是我，

我站在生命最後的防線上，

奉着了地球新生的使命！

一九三九，四，二十。

陽
L

文 學 小 叢 刊
第 二 集

我站在地球上

★ 每冊定價國幣四角★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初版

著 者 楊 剛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82 1200

461772

